

唐代应试诗赋论稿

王士祥
著



创于1897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唐代应试诗赋论稿

王士祥 著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6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唐代应试诗赋论稿 / 王士祥著. —北京：商务印
书馆，2016

ISBN 978 - 7 - 100 - 12430 - 0

I. ①唐… II. ①王… III. ①唐诗—诗歌研究 IV.
①I207.2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176425号

本书得到了河南省高等学校文科基地
郑州大学中原文化资源与发展研究中心经费支持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唐代应试诗赋论稿

王士祥 著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 务 印 书 馆 发 行
三河市尚艺印装有限公司印刷
ISBN 978 - 7 - 100 - 12430 - 0

2016年9月第1版 开本 710×1000 1/16
2016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 14 1/4

定价：50.00元

前 言

本书收录了我近年关于唐代科举考试中诗、赋二体的研究文章，其中试赋占主导地位，基本已在学术刊物上发表，且均属于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唐代试赋与应试文学的审美观照》、《唐代取士文学研究与文本整理》，河南省社科规划项目《经学背景下的唐代应试文学研究》中期成果。

唐代应试诗、赋是唐代文学的有机组成部分，在应试文学体式中文学性最强，与其他应试文体共同构成了应试文学体系。作为取士手段，应试诗、赋直接参与了唐代官人队伍建设，体现了当时朝廷的文化导向。只是唐代应试诗、赋因追求声韵与务求巧丽两次被停考并代以其他文体，这一现象看似应用性文体与文学性文体之间的斗争，实则背后掩藏着文学与经学之争。总之，唐代应试诗、赋是今人了解唐代文人心态和文学制度的重要切入点，应当给予足够的重视。

与唐代应试文学结缘，始于恩师陈飞先生的指导，同时得益于学界秦斗傅璇琮先生的点拨与督促。2000年，我考上了郑州大学中国古代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师从陈飞教授学习唐代文学。当时，他正在撰写《唐代试策考述》，我有幸帮着梳理制举科目的材料，翻阅了《登科记考》、《唐代墓志汇编》、《千唐志斋藏志》等文献，又在他的唐代文学制度研究课上听了其对《新唐书·选举志》、《通典·选举典》、《文献通考·选举考》的系统讲解。当时我并没有什么学术意识，可是在这个过程中我发现《登科记考》的很多材料来自我所看的这些文献，而且发现《唐代墓志汇编》、《千唐志斋藏志》中

的一些材料可以对《登科记考》进行补正，于是像发现了新大陆，我围绕这个问题写了两篇作业，一篇是《〈登科记考〉所记唐代省试赋正补》，另一篇是《〈千唐志斋藏志〉读札》，后来全被收进了《中国古典文学与文献学研究》辑刊。

陈飞先生让我参与他的学术研究，不仅培养了学术兴趣，也确定了我今后的学术领域。硕士阶段，我以《唐代省试赋研究》为题撰写了学位论文；博士阶段，我的学位论文题目是《唐代试赋研究》；2009年，我获批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唐代试赋与应试文学的审美观照》；2011年我在郑州大学历史学博士后流动站工作期间的研究课题是《唐代科举文学与经学》，并获批第六批博士后特别资助项目《经学背景下的唐代应试文学研究》。也就是说，这么多年来，我在陈飞先生的影响下一直在围绕唐代应试文学思考。

之所以能够一直从事唐代应试文学思考，还要感谢我生命中的贵人学界泰斗傅璇琮先生。2002年，因为确定以《唐代省试赋研究》为题撰写学位论文，陈飞先生让我好好阅读傅璇琮先生的《唐代科举与文学》。在阅读中产生了一些疑问，于是壮着胆子向傅先生写信咨询。当时我认为学术大家应该架子也很大的，对名不见经传的小辈儿未必会在意。由于不熟悉，我把傅先生的单位写错了，写成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等到信辗转到了傅先生手中时，偏巧赶上他应邀到台湾讲学，没有想到的是他还特意介绍我和薛亚军先生认识，建议我就相关问题向薛老师请教。傅先生从台湾回来之后，又写信给我，询问问题是否解决，从此以后我得到了他多次指导。傅先生不仅为我打开研究思路，还多次写信询问我的学术进展情况，我记得曾经一个月给我写过三封信，真让人感觉到先生对后辈的提携不遗余力！

2005年，傅先生打电话给我，希望我考他的博士。但是当时学校不允许考，我只能回复先生表示遗憾。2006年，先生再次打电话给我，此时我也决意要考了，但是院领导又建议我考自己院的，这样可以在职攻读，不至于有太大的经济压力。考虑到实际情况，我就答应了院里的建议，考了本院的中国古典文献学博士。虽然如此，先生并没有怪我，还询问我准备做什么题目。我当时打算以《唐大诏令集》为题研究，也做了一些前期工作，但先

生还是建议我坚持硕士阶段的科举文学研究。在先生的建议下，我把题目改成了《唐代试赋研究》，得到了先生的肯定和鼓励。在论文撰写过程中，我多次以电话或书信的形式向先生请益，先生均能耐心解答和提供思路。

2010年毕业前，遇到了一个比较尴尬的事，请谁来主持我的答辩？就在一时为难的情况下，我接到了傅先生的电话，他表示愿意为我主持答辩。我喜不自胜！陈飞先生、徐正英先生也觉得很有面子。答辩中傅先生对文章给予充分肯定。论文是2012年出版的，先生又慨然赐序，成了小书的门面！

2012年，我接到了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的邀请，去讲唐代科举文化。我把这个事情告诉了傅先生，原本会觉得他会不同意，没想到他说应该把科举文化介绍给更多的人知道。最后一次录制时，我去中华书局拜见了先生。当时，我远远看见傅先生站在中华书局门口，微笑着向我招手，那个场面我很感动，这就是老一辈学者的品质。我们聊了很多，他尤其在我学术研究的深层发掘方面提供了很多建议。这是2013年7月16号的事情，这也是我最后一次当面聆听傅先生的教诲。2016年1月23日，傅先生因病去世！当我接到陈飞老师打来的电话时，很难过！因为那几天正好是函授生的课，而且是最后一门，因此没能赶到北京为傅先生送行。谨以这本小书表达歉疚并悼念傅璇琮先生！

这本小书中所收录的文章从试赋概念、试赋演进、诗赋形式、诗赋内容、文化精神等多层面对唐代应试诗赋展开研究。在汇编时，除统一体例和对一些不当文字进行删改外，并未对其中引文重复处进行处理，大胆仍旧的目的一来在于显示自己的学术成长过程，二来对原刊学术杂志表示尊重。本书的出版得到了商务印书馆丁波先生的大力帮助，郭译心和相关编辑老师付出了大量精力，其中校对之精细使我感佩，在此表示真诚感谢！

王士祥

2016年2月26日

目 录

“试赋”的内涵与外延	1
从献赋到试赋——唐前赋作性质演变轨迹钩沉	9
《登科记考》补正六则	18
唐代进士科试赋题目出处考述	25
唐代科场试诗对儒家经典的接受	34
论唐代省试赋的宗经特征	47
论唐代省试赋的重史表现	58
论唐代试赋中的道家文化功能	68
唐代应试诗赋对《文选》的接受	79
浅论唐代状元赋的文体意义	92
论帝都文化背景下的唐代试赋	102
中原文化在唐代科场诗赋中的体现	112
论唐代科场符瑞类试赋的现实观照	123
唐代应试诗咏春主题的审美观照	132
浅论唐代省试诗的传奇化	141
笔精思密——论白居易《性习相近远赋》的艺术特征	152
唐代进士科诗赋试停复的文化内涵	160
唐代省试赋用韵考述	173
唐代试赋“以四声为韵”研究	185
唐代试赋之“以题为韵”与“以题中字为韵”考述	196
唐代试赋“不限韵”与“任用韵”研究	208

“试赋”的内涵与外延

洪迈《容斋续笔》卷十三《试赋用韵》称“唐以赋取士”^①，王谠《唐语林》卷三《方正》亦借卢骈之口称“主司爱赋十九官”^②。试赋存在于唐代科举选官活动中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其地位之重要亦多见于文献记载。要想全面、深入把握唐代试赋，必须对其内涵与外延有客观认识。本文主要围绕“试赋”的内涵与外延略作考述，谨请方家指正。

“试赋”一词源出杜佑《通典》，其卷十五《选举三·历代制下》云：

进士所试一大经及《尔雅》（旧制，帖一小经并注。开元二十五年，改帖大经，其《尔雅》亦并帖注。），帖既通而后试文试赋各一篇，文通而后试策，凡五条。三试皆通者为第。^③

这段史料中有“试赋”一词，无论是从与“帖经”、“试文”、“试策”在文中的对举关系来看，还是从“试赋”本身两个词素的合成关系来说，其涵义均是指考试活动，是“动态”的，只是所考文体为赋而已。我们可以从词汇学的角度理解，“试”即考试、测验，“赋”是一种文体，这种情况下二者连用为动宾结构，意为以赋作为手段进行测试。

又，李肇《唐国史补》卷下载宋济事：“宋济老于文场，举止可笑，尝

①（宋）洪迈：《容斋续笔》，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375页。

②（宋）王谠著，周勋初校证：《唐语林》校证，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216页。

③（唐）杜佑：《通典》，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356—357页。

试赋，误失官韵，乃抚膺曰：‘宋五又坦率矣！’由是大著名。”^①杜牧在《唐故平卢军节度巡官陇西李府君墓志铭》中亦云：“牧大和元年举进士及第，乡贡上都，有司试于东都。在二都群进士中，往往有言前十五年有进士李飞，自江西来，貌古文高。始就礼部试赋，吏大呼其姓名，熟视符验然后入。”^②两则材料中皆出现了“试赋”一词，且与《通典》中所指相同，均为动态的以赋作为手段进行测试的活动。综合上引三则材料中“试赋”的限定词“进士所试”、“文场”、“礼部”考察，则知其中所言试赋当指尚书省礼部所主持的进士科考赋活动。

据文献记载，唐代并非只有进士一科试赋。杜佑《通典》卷十五《选举三·历代制下》云：“选人有格限未至，而能试文三篇，谓之‘宏词’。”^③此处的宏词即博学宏词科。此科所试“三篇”之文究竟指什么？韩愈在《答崔立之书》中进行了回答：“所试文章，亦礼部之类。”^④王勋成先生认为博学宏词科所试三篇之文“是指诗、赋、论各一篇”^⑤。如此，则博学宏词科也是试赋的。检徐松《登科记考》，可见收录有博学宏词科试赋例，如开元二十二年（734）试《公孙弘开东阁赋》，大历四年（769）试《五星同色赋》，贞元八年（792）试《钧天乐赋》等。《册府元龟》卷六四三《贡举部·考试一》云，天宝十三载（754）所试词藻宏丽科“问策外，更试律赋各一首”，并称“制举试诗赋自此始也”^⑥，说明词藻宏丽科也是试赋的。又据陈尚君先生《〈登科记考〉正补》“建中元年庚申”条，文词清丽科亦有试赋经历，且当年所试为《指佞草赋》^⑦。此外仍有一些制科曾有试赋活动，这里不再赘述。所以，试赋并非进士科的专有考试活动，只是通过不同科目试赋频次的对比，进士科试赋占主导地位罢了。

以上所说以进士科为主的科目试赋从层次上而言属于国家级考试，即通

①（唐）李肇：《唐国史补》，上海古籍出版社1957年版，第56页。

②（清）董诰等编：《全唐文》，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7834页。

③（唐）杜佑：《通典》，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362页。

④（清）董诰等编：《全唐文》，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5586页。

⑤ 王勋成：《唐代铨选与文学》，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285页。

⑥（宋）王钦若等编：《册府元龟》，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7711—7712页。

⑦ 陈尚君：《〈登科记考〉正补》，《陈尚君自选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36页。

常所说的“省试”。与省试赋活动相比，地方政府如州、府、县也有试赋活动，可参见拙文《唐代解试赋考论》^①。无论是省试还是解试，无疑都属于政府行为，是由相关政府机构组织的体现国家意志的科场试赋活动，我们可以称之为“官试赋”。与“官试赋”相对，文人之间经常会自行组织相互切磋艺文，其中也带有甄辨优劣和测验的性质。从这一角度来说，这种活动也是广义的试赋。还有一种情况，试赋活动虽有官人参加，但并非代表政府意志的考试行为，如颜真卿《尚书刑部侍郎赠尚书右仆射孙逖文公集序》载孙逖试赋事云：“十五时，相国齐公崔日用试《土火炉赋》，公雅思遒丽，援翰立成，齐公骇之，约以忘年之契。”^②此时的崔日用为雍州长史，他在十五岁的孙逖拜访自己时试之以《土火炉赋》，明显非政府行为，主观目的只是为了验证孙逖是否真的“文思敏速”。

这些都属于动态的以赋为考试手段的活动。从这些试赋活动中不难发现，作为动态的试赋有广义与狭义之分，所谓广义试赋指所有以赋作为考试和测验手段的活动；所谓狭义试赋则专指代表政府意志的科场试赋活动，而在科场试赋活动中的任何一科试赋又是狭义试赋中的一个分支，为狭之又狭者。

试赋不仅包括动态的行为（活动）层面，也包括静态的文本层面，也就是说由试赋活动所产生的结果即作品也叫试赋。唐人范摅《云溪友议》卷二云：“文宗元年秋，诏礼部高侍郎锴，复司贡籍，曰：‘夫宗子维城，本枝百代，封爵便宜，无令废绝。常年宗正寺解送人，恐有浮薄，以忝科名。在卿精练艺能，勿防贤路。其所试、赋则准常规；诗则依齐梁体格。’乃试《琴瑟合奏赋》、《霓裳羽衣曲诗》。”^③这里的“所试赋”是常见的“所字结构”，即将“所”字置于动词前，这种结构具有名词性特征。那么，此处的“所试赋”便是指礼部用于科举考试的赋，同诗一样是一种文体，“乃试《琴瑟合奏赋》”证明了这一点。

王定保《唐摭言》卷八《已落重收》亦云：

① 王士祥：《唐代解试赋考论》，《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2期。

② （清）董诰等编：《全唐文》，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3415页。

③ （唐）范摅：《云溪友议》，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1页。

贞元中，李繆公先榜落矣。先是出试，杨员外于陵省宿归第，遇程于省司，询之所试，程探鞫中得赋稿示之，其破题曰：“德动天鉴，祥开日华。”于陵览之，谓程曰：“公今年须作状元。”翌日杂文无名，于陵深不平；乃于故策子末缮写，而斥其名氏，携之以诣主文，从容给之曰：“侍郎今者所试赋，奈何用旧题？”主文辞以非也。于陵曰：“不止题目，向有人赋次韵脚亦同。”主文大惊。于陵乃出程赋示之，主文赏叹不已。于陵曰：“当今场中若有此赋，侍郎何以待之？”主文曰：“无则已，有则非状元不可也。”于陵曰：“苟如此，侍郎已遗贤矣。乃李程所作。”亟命取程所纳，面对不差一字。^①

这段文字中的“所试赋”不仅是指用于科举考试的赋，而且有了进一步确指，即科场试赋活动所产生的结果。易言之，赋经历了从静态的“文体”到动态的“试赋”活动再到静态的活动“结果”这么一个运动过程。

可以说，“动态”的试赋活动是试赋，而“动态”的试赋活动所产生的“静态”的“结果”（即作品）也叫试赋。前者强调行为和制度，后者强调文本。据笔者统计，现存可考者最多的科场试赋为进士科试赋，凡 74 例 113 篇；其次为博学宏词科试赋，凡 14 例 26 篇，另有科目明确者文辞清丽科试赋 1 例 3 篇。据徐松《登科记考》、孟二冬《〈登科记考〉补正》以及笔者新见^②，在迄今年代基本可考的 74 例唐代进士科试赋年份里，登进士第者共 1899 人。这些人皆应参加了当年的进士科试赋，而今天实际留存的进士科试赋只有 113 篇，不足登进士第人数的 6%，可见散佚之多，与参加应试者之总人数相比，113 篇更是九牛一毛。当然，其他科目试赋也存在着同样的情况。

科场试赋活动所产生的作品被称为“试赋”是毋庸置疑的。事实上，作为静态的文本试赋，要比单纯的科场试赋作品宽泛得多，凡符合科场试赋文

① （五代）王定保：《唐摭言》，中华书局 1985 年版，第 75 页。

② 王士祥：《〈登科记考〉补正六则》，《兰台世界》2011 年第 6 期。

体要求的赋皆应称为试赋。实际上，唐人也是这么称呼的。韩愈曾三试而不成，斯立以书勉之，韩愈有《答崔立之书》云：“及来京师，见有举进士者，人多贵之，仆诚乐之，就求其术，或出礼部所试赋诗策等以相示，仆以为可无学而能，因诣州县求举。”^①晚唐著名赋作家黄滔在《刑部郑郎中启》中亦云：“试赋一轴，谨诣宅祇候陈献。”^②黄滔又于《卢员外浔启》中云：“昨辄以近试赋轻黷门墙，韵匪掷金，理宜消石，岂期转祸为福，以寸获长。”^③

韩愈所言“礼部所试赋”或指符合礼部试赋标准的赋作，未必定指科场试赋作品。若以韩氏所指尚有疑义，则黄滔二启中所提及之“试赋”当指日常所作符合试赋活动标准并用于行卷的作品无疑。黄滔前后两次拜谒郑郎中，在其《第二启》中，作者结尾称：“赋集谨诣宅起居陈纳。”^④他还曾以赋向赵起居行卷，其《赵起居启》中云：“滔今月二十日，辄以所业赋一轴陈献清严。”^⑤前言“试赋”，后言“赋集”，又言“所业赋”，名称虽有不同，实则所指一也。

试赋不专指科场试赋作品还可以从一段经典的话中找到支持，那就是洪迈《容斋续笔》卷十三《试赋用韵》条，现摘录如下云：

唐以赋取士，而韵数多寡，平侧次叙，元无定格。故有三韵者，《花萼楼赋》以题为韵是也。有四韵者，《蓂莢赋》以“呈瑞圣朝”，《舞马赋》以“奏之天廷”，《丹甌赋》以“国有丰年”，《泰阶六符赋》以“元亨利贞”为韵是也。有五韵者，《金茎赋》以“日华川上动”为韵是也。有六韵者，《止水》、《翹翹》、《人镜》、《三统指归》、《信及豚鱼》、《洪钟待撞》、《君子听音》、《东郊朝日》、《蜡日祈天》、《宗乐德》、《训胄子》诸篇是也。有七韵者，《日再中》、《射己之鹄》、《观紫极舞》、《五声听政》诸篇是也。八韵有二平六侧者，《六瑞赋》以“俭

①（唐）韩愈著，马其昶校注：《韩昌黎文集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66页。

②（清）董诰等编：《全唐文》，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8673页。

③ 同上书，第8675页。

④ 同上书，第8673页。

⑤ 同上书，第8681页。

故能广，被褐怀玉”，《日五色赋》以“日丽九华，圣符土德”，《径寸珠赋》以“泽浸四荒，非宝远物”为韵是也。有三平五侧者，《宣耀门观试举人》以“君圣臣肃，谨择多士”，《悬法象魏》以“正月之吉，悬法象魏”，《玄酒》以“荐天明德，有古遗味”，《五色土》以“王子毕封，依以建社”，《通天台》以“洪台独出，浮景在下”，《幽兰》以“远芳袭人，悠久不绝”，《日月合璧》以“两曜相合，候之不差”，《金柅》以“直而能一，斯可制动”为韵是也。有五平三侧者，《金用砺》以“殷高宗命傅说之官”为韵是也。有六平二侧者，《旗赋》以“风日云舒，军容清肃”为韵是也。自太和以后，始以八韵为常。^①

洪迈虽称“试赋用韵”，然据徐松《登科记考》和孟二冬《〈登科记考〉补正》及笔者所考，其中仅《花萼楼赋》、《萸萸赋》、《丹甑赋》、《止水赋》、《魍魎赋》、《人镜赋》、《洪钟待撞赋》、《君子听音赋》、《蜡日祈天宗赋》、《乐德训胄子赋》、《观紫极舞赋》、《日五色赋》、《五色土赋》、《通天台赋》、《金用砺赋》、《旗赋》诸题是真正意义上的科场试赋，余者应是从形式特征上与科场试赋相类者。

再如清人陆以湉《冷庐杂识》卷六《赋重发端》条云：

试赋最重发端，唐、宋人所作，流播艺林者，如裴晋公《铸剑戟为农器赋》：“皇帝嗣位之十三载，寰海镜清，方隅砥平。驱域中尽归力穡，示天下不复用兵。”白香山《性习相远近赋》：“噫！下自人，上达君，咸德以慎立，而性由习分。”韦彖《画狗马难为功赋》：“有丹青二人，一则矜能于狗马，一则夸妙于鬼神。”李程《日五色赋》：“德动

①（宋）洪迈：《容斋续笔》，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375—376页。按：《文苑英华》卷四九收高盖五人《花萼楼赋》皆以“花萼楼赋一首并序”为韵；《君子听音》，《文苑英华辨证》作《君子之听音赋》；“《蜡日祈天》、《宗乐德》、《训胄子》”当作《蜡日祈天宗》、《乐德训胄子》，其中《乐德训胄子》，《文苑英华》卷七六作《乐德教胄子赋》；《观紫极舞》，《文苑英华》卷一百二十五作《太清宫观紫极舞赋》；《文苑英华》卷二五《五色土赋》韵作“王子毕封，依色建社”；《文苑英华》卷五〇《通天台赋》韵作“洪台独存，浮景在下”；《文苑英华》卷六四《旗赋》韵作“风日云野，军国清肃”。

天鉴，祥开日华。”陈佑平《权衡赋》：“俾民不迷，兹器维则。”贾餗《蜘蛛赋》：“凉风起兮秋初，步檐宇兮踌躇。”黄滔《秋色赋》：“白帝承乾，乾坤悄然。”^①

陆氏以上所列诸赋除白香山、李程、陈佑赋为科场试赋外，余皆为非官方组织的私试赋。以裴晋公《铸剑戟为农器赋》为例，《旧唐书》卷一百七十《裴度传》载：“度，贞元五年进士擢第，登宏辞科。”^②“贞元”为德宗年号，据《旧唐书》卷十二《德宗纪上》载：“大历十四年五月辛酉，代宗崩。癸亥，即位于太极殿。”^③从德宗大历十四年（779）嗣位至贞元五年（789）方十载，故发端之“皇帝嗣位之十三载”非指其登第之年而系贞元八年（792）。徐松《登科记考》卷十三贞元八年“裴度”下引《唐诗纪事》、《千百年眼》证，裴度登博学宏词科于贞元八年，而徐松又以同年登博学宏词科者陆复礼、李观有同题同韵《钧天乐赋》为由，认定此年该科试赋当为《钧天乐赋》，如此则《铸剑戟为农器赋》不当为科场试赋。

再以陆氏所提及之韦彖赋为例。王定保《唐摭言》卷五《切磋》条云：

羊绍素夏课有《画狗马难为功赋》，其实取“画狗马难于画鬼神”之意也，投表兄吴子华。子华览之，谓绍素曰：“吾子此赋未嘉。赋题无鬼神，而赋中言鬼神。子盍为‘画狗马难于画鬼神赋’，即善矣。”绍素未及改易，子华一夕成于腹笥。有进士韦彖，池州九华人，始以赋卷谒子华。子华闻之，甚喜。彖居数日，贡一篇于子华，其破题曰：“有丹青二人：一则矜能于狗马，一则夸妙于鬼神。”子华大奇之，遂焚所著，而绍素竟不能以己下之。其年，子华为彖取府元。^④

①（清）陆以湉撰，崔凡芝点校：《冷庐杂识》，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331页。按：白香山《性习相远近赋》，《文苑英华》卷九十三作《性习相近远赋》；陈佑平《权衡赋》，《文苑英华》卷一百四作陈佑《平权衡赋》。

②（后晋）刘昫等：《旧唐书》，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4413页。

③同上书，第319页。

④（五代）王定保：《唐摭言》，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45—46页。

这段文字非常形象地告诉我们：一、韦彖是用赋向吴子华行卷的，且行卷之赋中本无《画狗马难为功赋》；二、韦彖之《画狗马难为功赋》是在拜访吴子华时“居数日”间作的，并非撰于科场，且因此赋大受子华赏识。既然如此，答案只能是韦彖之《画狗马难为功赋》不是科场试赋，而属于私试并播于行卷者，但在陆以湑那里依旧被称为试赋。

裴度《铸剑戟为农器赋》见《文苑英华》卷四二，贾餗《蜘蛛赋》见《文苑英华》卷一四二，黄滔《秋色赋》见《黄御史集》卷一。其中《铸剑戟为农器赋》、《秋色赋》从文体形式上与白香山、李程、陈佑赋一样，均为限题限韵的律赋，这也是科举考试中最常用的赋体形式。虽然贾餗《蜘蛛赋》为古赋，未见限韵，但进士科试赋之初亦有不限韵例，如从今存可考之先天二年（713）所试《出师赋》同样未见限韵。韦彖《画狗马难为功赋》无存，但不难推想形式无怪乎上述两种情况。

从这些文献可以得出，“静态”的文本试赋涵盖面要比单纯的科场作品宽泛得多，它不仅包括科场试赋行为（活动）所产生的作品，也应该包括符合科场试赋文体要求而非科场留存之作。因此，“静态”的文本试赋便也有了广义与狭义之分，只有这样，才能更加接近历史真相。

综上所述，以赋为测试手段的活动和由这种活动所产生的作品以及符合这些作品文体特征的其他赋作均称试赋，其中科场以赋为考试手段及产生的作品为狭义试赋。同时不得不承认，随着科场所采用试赋体式的模式化，试赋这一概念渐渐也具有了体式的规定性特征。

（原载《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6期）

从献赋到试赋——唐前赋作性质演变轨迹钩沉

所谓“试赋”是指科举时代以赋取士的制度和用于取士的赋体及科场留存的赋作。唐宋两朝主要以科举取士，试赋之盛前所未有。许结先生认为是“‘献赋’衍为唐宋时代的‘考赋’制度”^①，将唐宋试赋制度溯源至汉之献赋，这是非常有道理的。但汉之献赋至唐宋试赋并非一蹴而就，期间经历了微妙的衍变，并逐渐表现出清晰的考试特征。本文即通过考述其特征的衍变，探索唐前试赋的形成，以就教于方家。

赋是两汉标志性文体，文人往往以善赋而受到帝王的青睐，至有扬雄《法言》“如孔氏之门用赋也，则贾谊升堂，相如入室矣”^②之语。其实，“赋”与官人的联系，在《毛诗·邶风·定之方中》“传”中早有表述：“建国必卜之，故建邦能命龟，田能施命，作器能铭，使能造命，升高能赋，师旅能誓，山川能说，丧纪能诔，祭祀能语，君子能此九者，可谓有德音，可以为大夫。”^③在这里，“升高能赋”被视为君子“九能”之一，是“有德音”的表现，是“可以为大夫”的条件。虽然此“赋”只是“不歌而诵”的行为，却是与官人关系的最早表述，恐怕也是后世以赋取士的理论基础。

赋在产生之初便表现出强烈的功利性和目的性，藉赋得官者不乏见于正史记载。两汉时期，司马相如、枚皋、扬雄、李尤四人不仅藉赋得官，而且其经历极具代表性，其中扬、马主要是献赋得官，而枚、李却出现了新变的因素，较献赋明显表现出了“考”的特征。

① 许结：《中国赋学历史与批评》，江苏教育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8 页。

② 汪荣宝撰，陈仲夫点校：《法言义疏》，中华书局 1987 年版，第 50 页。

③ （唐）孔颖达疏：《毛诗注疏》，中华书局 1998 年版，第 77 页。

据《史记》载，司马相如始事孝景帝，后因景帝不好辞赋而乘梁王来朝之机“从游说之士齐人邹阳、淮阴枚乘、吴庄忌夫子之徒……客游梁”，并“著《子虚》之赋”^①。正是这篇《子虚赋》使司马相如声闻于天，引起了汉武帝的关注，从而使他再次出蜀入京，达成入仕的愿望。关于这一情节，《史记》、《汉书》均有记载，《史记》卷一百一十七《司马相如列传》云：

蜀人杨得意为狗监，侍上。上读《子虚赋》而善之，曰：“朕独不得与此人同时哉！”得意曰：“臣邑人司马相如自言为此赋。”上惊，乃召问相如。相如曰：“有是。然此乃诸侯之事，未足观也。请为天子游猎赋，赋成奏之。”上许，令尚书给笔札。相如以“子虚”，虚言也，为楚称；“乌有先生”者，乌有此事也，为齐难；“无是公”者，无是人也，明天子之义。故空藉此三人为辞，以推天子诸侯之苑囿。其卒章归之于节俭，因以风谏。奏之天子，天子大悦。^②

虽然汉代以察举、征辟为选官常法，但据引文不能不说朝廷征召司马相如的直接动因是汉武帝看到了其《子虚赋》，或者说，《子虚赋》让汉武帝知道了司马相如的存在。继《子虚赋》之后，描写天子游猎的《上林赋》彻底征服了汉武帝，不仅使“天子大悦”，而且“赋奏，天子以为郎”^③。所以可以说，是赋成就了司马相如，铺平了他入仕的道路；是赋让汉武帝发现了司马相如的才能，并把他延揽到了自己的身边。

扬雄几乎是完全摹写着司马相如的赋成长的，据《汉书》卷八十七上《扬雄传》记载：“先是时，蜀有司马相如，作赋甚弘丽温雅，雄心壮之，每作赋，常拟之以为式。”^④“拟之以为式”其意甚明，即把司马相如文作为学习的楷模。经过其不懈的努力，不仅“文似相如”，而且终因献赋黄门步入仕途。《汉书》卷八十七下《扬雄传》云：“初，雄年四十余，自蜀来至游京

①（西汉）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999页。

② 同上书，第3002页。

③ 同上书，第3043页。

④（东汉）班固：《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515页。